

广州 关键词

(1949 ~ 2009)

李江涛 孙 云 主编



广州关键词

(1949~2009)

李江涛 孙 云 主 编

朱名宏 吴重庆 副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D619.651

L186

-6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关键词: 1949~2009/李江涛, 孙云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7-100-06839-0

I. 广… II. ①李…②孙… III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广州市—1949~2009 IV. D61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910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广州关键词(1949~2009)

李江涛 孙 云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广 西 日 报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6839-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9 年 11 月广西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½

定价: 33.00 元

主 编 李江涛 孙 云

副主编 朱名宏 吴重庆

撰稿人(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 杰 陈来卿 董克难 郭贵民

郭艳华 韩 健 何群珍 胡泓媛

黄柏丽 黄石鼎 黄 玉 李公明

李雪琪 李 杨 李永宁 梁礼宏

刘 兢 刘 琼 刘朝华 卢晓媚

罗文文 宁超乔 皮圣雷 钱 磊

秦瑞英 饶原生 阮晓波 谈锦钊

涂成林 王美怡 魏 颖 吴 铭

吴重庆 吴智文 伍 晶 伍 庆

杨再高 姚 阳 姚一民 易卫华

于 静 曾德雄 张 苹 张 强

张赛飞 章 深 郑 英 钟 恬

周翠玲 周虹虹 周黎明 朱文忠

策划 编辑 制作

商务印书馆(南宁)有限责任公司

目 录

- 1 “关键”是一把钥匙
- 3 感受广州的六个十年

上篇 (1949~1979)

- 20 广州解放
- 23 海珠桥
- 26 华侨新村
- 30 《羊城暗哨》
- 35 南方大厦
- 36 计划单列市
- 39 广交会
- 43 《五层楼下》
- 46 珠影
- 48 流花湖
- 50 广钢
- 53 横渡珠江
- 54 向秀丽
- 57 疍民上岸
- 60 五羊

- 62 《广州好》
- 69 迎春花市
- 71 珠江夜游
- 74 卓炯
- 75 大北立交
- 77 “渡卒”
- 78 广州火车站
- 81 河鲜货栈
- 83 “万宝”
- 86 音乐茶座
- 89 太平洋影音公司
- 93 外汇券
- 95 商品住宅
- 97 荣誉市民
- 98 鱼骨天线
- 100 省港杯
- 102 直通车
- 104 清平市场
- 105 发廊

卜篇 (1980~2009)

- 112 贝兆汉
- 114 《乐叔和虾仔》
- 117 高第街
- 119 广货
- 121 炒鱿鱼
- 123 “110”
- 126 婚姻介绍所
- 129 “白天鹅”
- 133 安珂
- 134 西汉南越王墓
- 137 灯光夜市
- 139 《雅马哈鱼档》
- 142 新时代影音公司
- 145 江南大酒店
- 146 开发区
- 148 “南风窗”
- 150 “假如我是广州市
长”
- 152 “美在花城”
- 155 广州标致
- 157 东方乐园
- 158 跳槽
- 160 卡拉OK
- 163 市长专线
- 165 友爱在车厢
- 167 六运会
- 169 高架桥
- 170 白马广告
- 176 “大哥大”
- 177 区庄立交
- 179 城中村
- 182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调
查中心
- 184 洛溪大桥
- 187 “卜通100”
- 190 课题招标
- 191 《公关小姐》
- 194 《外来妹》
- 197 63层
- 199 第一届女足世界杯
- 200 禁摩
- 202 国际大都市
- 204 教育基金百万行
- 206 羊城论坛
- 208 南方人才市场

210	地铁	248	南沙
213	白马服装城	249	广佛同城化
215	太平洋电脑城	251	“四地”
216	《情满珠江》	253	出租屋
219	广州购书中心	256	“羊城通”
221	上下九	258	“广州价格”
224	北京路	261	申亚
226	天河城	263	非典
229	春运	265	大学城
232	“一年一小变、三年一 中变、2010年一大 变”	268	金龙奖
234	河涌整治	270	《喜羊羊与灰太狼》
236	无人售票	272	“哥德堡号”
238	留交会	274	“珠江小蛮腰”
239	广本	276	王老吉
241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280	蓝天碧水工程
243	广州地标	282	“惠民66条”
245	“南拓北优、东进西 联”	285	首善之区
		286	《珠江三角洲地区发 展规划纲要》

“关键”是一把钥匙

1976年，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出版。威廉斯说：“我称这些词为关键词，有两种相关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景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义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

本书并非有关广州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辞典，无意对广州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概括描述。其“关键”是选取1949年至今的60年间，流行于广州民间、媒体和官方的具有一定知名度的重要词汇，以“情景”和“指示性”，呈现、记录并诠释广州60年来的社会发展与变迁。

威廉斯说：“当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结束时，我们每一个人便会对这个词有清晰的概念并且抱持着轻松的态度。”而当我们检点广州的“关键词”时，更多的是感触社会转型之巨、潮流消长之速以及人心思变之迫。在时代巨轮辗转之际，在广州这座屡引风尚的大都市，我们既看到前行者并非“轻松”的道路探索，也看到普通个体并非“轻松”的社会适应。

这些“关键词”俨然60年广州社会涌流的浪花，有跳跃尖峰的姿态，有复归江河湖海的声息，更有云蒸霞蔚水天一色的风情。60年是一个“甲子”，一个“甲子”是一个循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里，“循环”并非指简单重复，而是指生生不息。广州60年间的不同时期，也许并非可以截然分割；60年过去了，与其说还不能“清晰”地看到她固定的轮廓，不如说她所蕴含的多种可能性尚待展开。而威廉斯所谓的“特别的历史时期”，也尚未结束。

“关键词”翻译成英文是“keyword”，“关键”是“key”，是一把钥匙。广州的“关键词”是理解广州、感受广州的一把钥匙。钥匙有大有小，钥匙打开的大门以及门内深处的景物也有巨有细。不过，小钥匙也有可能打开大门；从小门洞望去，也能一窥大形象。大历史的画卷需要“小历史”来填补缺漏与丰富细节。“小历史”犹如历史舞台的灯光，灯光重新调试之后，舞台也跟着改观。

本书收录了百余条广州关键词，大多来源于60年来广州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人物事相。这些人物事相尽管细微，但身处大时代中的人与事，常常不由自主地被潮流托动前行，不知不觉浮至风口浪尖，其中所承载的真实信息，丝毫不逊于某些宏大的“历史叙事”。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1949年至1979年，下篇为1980年至2009年。全部条目由一直致力于广州研究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集体编撰，他们是广州发展的见证者、研究者和参与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他们稍稍调整角色，以叙说者的身份，以“关键词”为视角，力图呈现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广州60年来的活色生香，也希望交给读者一串琳琅作响的走进广州的小小“钥匙”。

“关键”是一把钥匙，关键是，你开启的门扉背后，有没有深远的景致。

编者

2009年7月识于广州

感受广州的六个十年

一、1950年代的广州

1950年代的广州，满城开着红花。这是南国特有的木棉花。这些向着天空高擎的酒杯般的花朵，像是在祝福这座英雄的城市：她终于迎了解放。她开始焕发新姿了。

珠江岸边的长堤大马路上，大新公司、先施公司依然人来人往，生意兴隆。可这兴隆似乎不同往昔，进出的都是穿着朴素的市民，眉目清朗，笑容明亮。站在爱群大厦的高楼上，看珠江水随太阳的起落不断变幻光影，隐约感觉到这座千年商都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那些花岗岩砌成的西洋式建筑之上，有新时代的曙光在闪耀。

50年代的城与人，带着蓬勃的新生的气息，朝你迎面走来。

依然是春去秋来的树影花香，人声杂沓的阡陌街巷，老火靚汤里的五味人生。可这平实朴素的粤派生活里，却隐隐约约传来新时代令人振奋的乐音。

有数万的劳动大军涌向城市的低洼地，参加热火朝天的“星期六”义务劳动。青年学生和职工成为义务劳动队伍的主力，粤剧名角红线女、林小群、罗品超站在工地上演唱粤曲鼓舞士气。流花湖、荔湾湖、麓湖、东山湖，这些给广州人带来记忆和故事的公园，就是在50年代由市民集体劳动、人工开挖建成的。老一辈的广州人永远忘不了，自己曾经在这里流过一身汗水，滚过一身泥巴，也种下了新生活的希望和梦想。

旧时专供“接官”用的天字码头成为市民日常使用的航运码头。随着轰鸣的马达声，一艘艘渡轮徐徐靠岸，又

徐徐驶向远处。郊区的农民每天清早挑着刚从田间地头摘下的新鲜蔬果，从天字码头上岸，汇入城市的人流中。傍晚时分，他们坐在船头，用草帽轻松地扇着风，看着珠江水面被落日染红，看着天字码头渐渐隐入夜色之中。劳动者的岁月一扫旧时阴霾，在平常中渗进欢乐。

夜幕降临的时候，一艘艘小艇荡漾在珠江水面上，市民们开始“游船河”了。喝着疍家女煲的艇仔粥，听“咸水歌”在水面飘过，平常的日子也别有风味。逢国庆之夜，珠江河面灯火通明，锣鼓喧天，几十艘船列队举行声势浩大的水上游行，引来无数市民两岸观看。1950年新中国周年庆祝，政府在沙面河面搭棚做戏台，粤剧名角罗品超、文觉非、郎筠玉等一连三晚登台演出，远近水上居民划着小艇全家前来观看，也有市民专程租艇而来，盛况空前。

疍民上岸了。华侨新村建成了。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形成的新的城市规划出台了。广交会开幕了。越秀山体育场的大型比赛开锣了。横渡珠江的勇士凯旋了。迎春花市重新开张了。《珠江大合唱》开演了……城市的每一天都是那么新鲜而让人振奋，连空气都透着热烈。

整个50年代，广州城里到处可以见到老市长朱光同志儒雅而健朗的身影。这位被毛泽东主席亲切地称为“江南才子”的革命家，一生与广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座他所热爱的城市里，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创下过许多政绩，至今令人怀念。1959年，朱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和广州解放十周年，满怀激情地写下《广州好》五十首。珠江岸边的四时风物、千年古城的人文景观，都在他的笔下闪着永不褪色的光芒——

广州好，城古越千年。饱阅沧桑消劫烬，缅怀缔造接前

贤，山立五羊仙。

广州好，凭眺越王台。千里江山来眼底，十年生息入诗裁，云海一天开。

广州好，新景满昌华。十里藕花芳沁远，千株荔子道边遮，路断七香车。

广州好，夜泛荔枝湾。击楫飞觞惊鹭宿，啖虾啜粥乐余闲，月冷放歌还。

广州好，过海踏花行。花埭素馨连紫陌，杨桃清脆味乡情，尧日照天晴。

广州好，花市百花开。除夕东风花共醉，芬芳盈掬挈春回，曙色破天来。

广州好，元夕看花灯。街落银河城不夜，鱼龙凤鹊竞飞腾，火树满天升。

广州好，人道木棉雄。落叶开花飞火凤，参天擎日舞丹龙，三月正春风……

一个市长笔下呈现的广州竟是如此活色生香，实在令人难以忘怀。从50年代走过来的广州人，谁不知我《广州好》？谁能忘记《广州好》？

50年代的广州消逝已久。也许我们应该记住怀特说过的一句话：“人不可能找回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可是历史毕竟曾经存在。翻开50年代的册页，我们经由语词、场景、细节的牵引，分明看到那个年代的广州城正在某个夏天的早上醒来，远处的珠江上渡轮拉起汽笛启航了，长堤大马路的骑楼下，有人踩着木屐笃笃走来，开始了一天的生计。城与人，都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复活了，带着50年代新鲜的朝气，一直向我们走来。

（王美怡）

二、1960年代的广州

从充满“翻身”喜悦和革命豪情的50年代走过来，在经过“公私合营”、“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之后，生活在广州这座商业、平民以及本土色彩浓厚的南国大都会里的市民，其日常生活也难免被整合进“革命”的轨道。

50年代时，广州西关一带的名门子弟虽然都陆续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工余之暇仍有雅兴到第十甫路的“莲香楼”酒家夜茗，谈诗说词。到了60年代，诗人聚会显然不合时宜，“莲香楼”夜茗渐渐歇业。

不过，“文革”前的广州，“革命化”依然难掩不绝如缕的市民情调，即使是由官方组织的大型活动，还是洋溢着本土色彩。传统的“迎春花市”由原来的三个扩大到四个，增加了在东川路的东区花市。在“文革”对旧习俗大扫除之下，“迎春花市”也没有被废止，只是从大街转移到城中各里巷中。

广州人还是要上茶楼饮早茶，还是要悄悄地拜神，中秋还是要吃月饼。这从“文革”开始之后的1966年9月30日广州市财委发出的《广州市财贸系统破四旧立四新情况汇报》中可见一斑：由于红卫兵的畅饮和批评，广州市内面向市民的茶楼茶市部分取消或缩短时间，不接筵席；神香、蜡烛、冥镪等迷信品禁止出售；中秋月饼等被作为宣传“旧风俗、旧习惯”的商品停止生产；9800多家个体小商贩停止经营；香水、口红、扑克、象棋等停止出售；商店招牌、广告被拆除或改成政治宣传标语。

“文革”兴起，洪流滚滚，曾经习惯于从容淡定的日常生活的广州人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出于对宏大革命叙事的不适应、迷惘甚至反叛，一些年轻人冒着政治和

生命危险，偷渡香港。

在强大的改造压力和狂热的革命激情下，60年代的广州多多少少还透出本土的底色。本土的底色可能是“另类”的，但也潜藏某种其来有自的另一种“可能性”，有如一粒深埋的种子，等待70年代的孕育，等待80年代的破土。（吴重庆）

三、1970年代的广州

从“文革”的后期走向改革开放的起点，70年代的中国正是处于巨大变化的时期，正是前后判然有别的一段转折历程。因此，或许可以模仿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动乱的时代，这是一个走向安定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激昂的时代，这是一个走向平静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70年代的广州汇聚了中国即将面临巨变的多种前兆，深刻地折射出时代嬗变的内在情态。

在广州这块向来被认为是商业市民气息浓厚之地，70年代却成为民间政治思潮汹涌的舞台，这不能不说是“文革”极左思潮肆虐神州所激起的反弹，也可以看作是“文革”初期短暂出现过的某种意义上的启蒙思想的曲折延伸。

70年代的广州青年具有多元的群体形态，在主流青年之外有民间思想者，也有更多的市井青年。他们的身份可以是知青、青工或在校学生，但是在70年代流行的广州街头口语中，与主流宣传迥然不同的市井青年百态鲜活地呈现出来：串仔（男性不良青少年）、串女（女性不良青少年）、烂春仔（不良青年）、马达（女性不良青少年）、军阀仔（以模仿军人着装为主的不良青少年）、油脂仔（以模仿

香港人着装为主的不良青少年)；在这些街头语言中，还有对各种行为和器具的指称：班人（召集）、摆场（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地点群体斗殴）、开片（打架）、洪常青（大刀）、晒飞甲（离家出走）、埋堆（加入团伙或加入朋友圈子）等等；也有一些具有公共政治色彩的话语：企波台（被人拉上台批斗）、食二两（劳教，当时劳教人员每餐只能食二两米饭）、抓七（拿锄头劳动，后又指去农村务农）、走后门（托关系）、阿爷（公家）、契爷（病假单）……这些语言具有强烈的70年代广州青年的特征。更令人难忘和痛心的是，自1970年开始，广州知青的偷渡潮开始大规模出现。广州人把逃港称作“渡卒”，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路途，至今没有统计过有多少广州青年丧命于波涛之中或封锁线上。偷渡潮还引发出不少政治伦理问题，对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带来伤害。

70年代广州的大型新建筑在中国也具有象征性意义。1974年，新的广州火车站、新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新的电报电话大楼在流花地区几乎同时落成启用，与同在该地区的60年代建成的友谊剧院、1972年建成的流花宾馆相簇拥，形成了一个新的现代建筑群。当年的《参考消息》上有美国记者的评述，大意说这是红色中国最具有美国色彩的现代建筑。这位美国记者所不知道的是，新的广交会有一个突出变化是标语口号的减少。据统计，1966年秋交易会场馆内有大小语录标语2673条，伟大领袖的画像、照片有445幅；到1974年的新馆，标语大大减少，但一个展厅内起码仍有1条标语；1978年，广交会南广场的语录墙被拆掉；1979年，整个馆的语录只剩下12条。这可以看作是广州在全国率先走出全能政治视觉统治的象征。

广州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也在70年代初开始逐步浮现

出来。大概在1973年以后，广州青年结婚的嫁妆开始注重实惠，追求物质条件。当时结婚的新人都追求“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迎亲和喜宴的氛围都很有追求物质享受和恢复民间习俗的态势。（李公明）

四、1980年代的广州

中国改革开放的冲击波首先是在1980年代的广州掀起的。这样说，大概并不为过。因为，70年代末，禁忌仍在，余悸犹存。而80年代的深圳，虽然也热火朝天，不过由于设置边防关卡，特区有如置于玻璃试管中的风景，看得见，摸不着。唯有广州，从未设防。平民百姓，只要怀揣一纸车票，就可以沿京广线南下，来到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成了他们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首选之地。

据说，当时来广州观光，被内地人士戏称为“小出国”。因为80年代的广州，的确焕发着迷人的“异国情调”。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广州浓郁的南国特色，二是广州汹涌的开放潮流。

先说80年代广州浓郁的南国特色。

在“打工仔打工妹”一词流行之前，广州人把不会讲粤语的外省人统称为“北方人”。广州街头，“北方人”用普通话问路或者购物，广州人要么不予理睬，要么以粤语回应。广州人并非冷漠，实在是因为无从应答。对于普通话，一般广州市民大体只会听而不会讲。语言的隔阂，虽带来交流的不便，却徒然增加了“北方人”对广州的神秘感，粤语也因此被称为“外语”。作为“外语”的“埋单”、“打的”等词汇也风靡全国。

广州四季常青，“北方人”罕见的亚热带植物当年尚

随处可见。广州人喝苦味十足的凉茶，吃渗着血丝的白切鸡，啖生猛海鲜野味山珍，好一派“生番”遗风。三更半夜，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满街都是踢踏作响的拖鞋声。那时“城管”还没有出世，马路旁，珠江畔，大排档绵延不绝，炒田螺炒河粉和珠啤（本地生产的珠江牌啤酒），算是“宵夜”的必备。五更早，老广们又兴致十足起身，悠然移步茶楼早茶，叼着牙签，翻看早报。夜阑人未静，浪起波不惊。这一份从容与淡定的市井风情，对“北方人”来说，俨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

再说1980年代广州汹涌的开放潮流。

甫出广州火车站，迎面就是巨幅的“555”香烟和“西铁城”手表广告；摩托车呼啸而过，出租车扬手即停；邓丽君的浅唱与“迪士高”的巨响相伴飘荡；先富起来的个体户手持“大哥大”阔步街头，如入无人之境；五星级酒店如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东方宾馆、花园酒店齐集广州，门童情意殷殷笑容可掬，任天南海北的平民百姓自由进出；汽车过桥交费；理发上发廊；歌舞宴席间……凡此诸相，皆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当然，最为动人心弦的场所，非人头攒动的北京路高第街莫属，那是“北方人”南下广州必定造访的一方“圣地”。

长不过千米宽不足十米的高第街汇聚了广州的第一代个体户，上千个摊档摆满来自港澳的各种新潮用品，最为抢手的是尼龙袜、折叠伞、牛仔服、喇叭裤、太阳镜。来自内地的游客，挤在水泄不通的高第街，操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学习讨价还价的技巧，上了“市场经济”的第一课。然后是人手一个鼓鼓囊囊的象征“洋气”的红蓝白条相间的编织袋，挤上北往的火车，将改革开放的缤纷色